

五先堂文市權酤

五先堂文市權點卷之三

目錄

御臣篇

壅蔽篇

國貨篇

戒荒篇

人重篇

興作篇

敬臣篇

五卷全用

禮記卷一

內則篇

禮下篇

正直篇

懿矩篇

乳本篇

實學篇

空言篇

養心篇

明蔽篇

耀德篇

黷武篇

論兵篇

用奇篇

將術篇

兵資篇

任將篇

敗道篇

共二十六篇

五先堂文市推酤卷之三

楚郴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枝

男 伯獻

仲璿 全錄

御臣篇

失。擗策。去銜。擗造。父不能服馬。外規矩。棄準繩。王爾不能匠木。故法者。人主所以羈的臣下。而器使海內者也。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

或不羈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况小人之事君，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試之，好惡見則下有因而君可竊辭意達，則臣得窺而主不神弛于約束。則有中射奪藥之欺，假之聲色，則有田駟兩目之睽。故用人貴得其御也。說者謂權宜專任，政不可以多出。故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齊兩用田穰而弑簡公，非不專之爲害乎。韓昭加一廐正而馬益癩，漢宣增四廷平而政益亂，此兩用

公仲公叔者。膠鬲以爲不可也。然伊虺兩相  
而成湯王。管隰兩登而桓公霸。兩用潰國。則  
是湯不王。桓不霸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死於  
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亡。亦豈兩用之  
罪耶。故主誠有術。則無用不減。無術則兩而  
爭。一而制。不有齊楚西河之患。則有廟死減  
食之憂。故爲之名分以禁之。則并其名分而  
竊之。爲之權勢以正之。則并其權勢而侵之。  
爲之鈇鉞以威之。則并其鈇鉞而得之。田成  
子竊國。并國之法。度仁義而盜之。馬負篋擔。

囊夜半而走。惟恐扃鑰之不固也。故楚王失其御子。圍縊殺之。齊莊昏於色。崔杼中其股。項氏未滅。而信越先王。高祖失所以制韓彭。而卒有相疑之隙。帝則與果不受制命。理宗以小兒待李全。而竟如賈涉之料。故袁絲請殺淮南之寵。以全兄弟之情。魏相請抑霍氏之權。以完功臣之世。亦曲全之善術也。故聖人以術制天下。有所縱而使之。有所約而制之。有所抑而全之。故萬物皆爲我役。牛服于箱。馬服于轅。鷹隼服于鞬。而無不制之雄。是



故有所用其義而不爲靳。如魏武恐呂布之  
颺去。而不予徐州。宋祖亦以鷹視曹彬。而不  
予使相。有所用其恩。而不爲弛。如代宗厚結  
李母。而光弼愧死。宋祖不容訟者。而郭進成  
功。御臣如此。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  
刺由。而况以聖明用之哉。

御臣篇尾

壅蔽篇

人主矜過飾非。則主道重塞。又以問蠹詰糜之資。遭指鹿媚狐之佞。上不明哲。下復壅蔽。大臣比周。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相聞。鄭人之鼠爲璞。卞和之玉爲石。是何異于侏儒煬灶之夢。燕人浴矢之詭哉。夫越雖富強。人主弗羨之。以其不爲吾制也。今大臣專權。上下壅蔽。則國爲越也。夫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借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自斷。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主術操此。是

自樹一障。未有不爲臣下所壅蔽者。然而壅蔽之禍。必機先自蔽。然後人蔽之。好高之蔽。則齊宣用二石爲九石。溺愛之蔽。則魯人以惡子超商咄。猜忌之蔽。則亡鈇者。以隣子爲竊鈇。莊子曰。金垓者昏。蓋情之所重。則偏。偏則宜其蔽也。齊潛之亡。問故于公玉卍。曰。諸侯皆不肖。惟君賢。是以亡。王曰。賢若是苦哉。越王授四子。其弟豫譖殺其三。又譖殺其一。王不聽。國人助其子以攻王。王曰。吾不聽弟。以至此也。吁。亡不罪已之不肖。而反歸罪以

爲賢亂不罪弟之釀成而反悔殺子之不盡  
壅一至此哉。齊王之令傅以爲已過于堯舜。  
故賢者解體而去。虢君之出亡猶惡聞已過。  
故御者易塊而逃。秦有箝口之法。兵入望夷。  
而左右莫敢告。隋有惡聞變之主。郡縣皆陷。  
而四方莫以聞。夫差斬泄語者七人。而難大  
作。我主扞弓射言秦兵者。而兵突至。宋王三  
殺報齊寇者。而寇卒來。此皆自蔽之爲患也。  
然又有以不蔽流于蔽者。光武親見梁松之  
隙于援。而復聽其意。改之譖。章弟明知竇憲

爲指鹿之奸。而復任之鈞衡之地。有以去蔽  
成其蔽者。衛嗣君恐薄疑之障。敵以如耳。而  
益其障。恐世姬之壅。耦以魏姬。而益增其壅。  
此均猶之乎壅蔽也。

壅蔽黨流

國資篇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太平非一士之畧君取之衆者也。今夫弓出于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射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然非逢門弗任焉。今夫兵出于冥山崇谿合膊鄧師兜馮龍淵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然非鳥獲弗用焉。國弓矢也善人君子善擊射者也是以人主任之授弓于逢門託劔于烏獲然後國得其用是故子產歌漆洎而叔向以爲鄭有人子罕哭介夫而晉規

以爲宋不可伐。鬪伯比欲誘隨而熊率徂比。曰有季良在。苟息請假道于虞而獻公曰有宮之奇存。齊桓欲去鄭三族而管仲曰有三良爲政。晉人以敗楚爲賀而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江左以燕王雋卒爲喜而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也。衛遊士士于趙而簡子止伐衛之心。魏式干木之閭而司馬唐止秦國之旅。范昭之覘齊也。請君尊而子仲徹之。請周樂而太師沮之。遂歸寢其謀。君子謂齊有尊俎折衝之士。士尹池之使宋也。見

司城前不禁南家之曲墻中不沮西家之斜  
潦遂還罷其旅君子謂宋有禦侮廊廟之賢  
衛有蘧瑗史鮪司空狗而季札必其未有患  
晉有趙孟師曠史趙女齊而季武知其未可  
媮真宗以張詠知益而夏人不敢窺邊哲宗  
以司馬爲相而契丹不敢生事金以徒單鑑  
執事而胡沙虎不敢即真孰謂賢人不重于  
國哉語曰居高者自處宜安履危者任權宜  
固堯以仁義爲巢以禹臯爲杖故高而安勁  
而固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卵之患以斯高



爲杖。故有傾仆之虞。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  
讒者滅。杖賊者亡。昔唐太宗不受鵲巢之賀。  
而以得賢爲祥。德宗不受李鷄慶雲之圖。而  
以進賢爲瑞。見亦微矣。

國資篇尾

戒荒篇

灾祥妖孽。非實沈臺駘之祟。而斧斤鳩毒。常在杯觴。衽席之間。森森羽劍。非死滅危亡之事。而栩栩笑語。則彎弓下石者也。是以魯隱如棠觀魚。臧僖伯以爲不泚不物。魯莊如齊觀社。曹劌以爲不法不觀。齊桓觴于管氏。至夜而徵燭。仲父以爲過度。景公飲于晏子。抵暮而呼火。平仲出席而辭。重耳懷安。姜氏咎犯。有敗名之儆。漢文馳騑下峻。袁盎有挈轡之諫。田獵暮還之騎。不能度鄧曄之關。操琴

挈筭之飲不能入穰苴之室。夫古之人臣畜  
止其君之逸樂。類如此。而後國得以不辱。有  
如以驕君值諛臣。上張鷟以迎。下引弓而射。  
一番百中。何所不至焉。故人主之逸。未有不  
起于邪臣之申其說者。漢武之窮兵。起于嚴  
助。其後建朱厓。以玳瑁中。開狎柯越。鴛以拘  
醬竹杖中。通大宛安息。以天馬葡萄中。而兵  
紛紛起矣。武帝之好邪。起于少君。其後文成  
以致鬼中。五利以闢碁中。公孫卿以仙迹中。  
而邪雲雲集矣。嗚呼。人主撫有一國。何物非

其仔肩。何事非其擘畫。戲渝無日而得暇。逸樂有念而不敢萌。即欲有所見其奇。而仰而求之。軌範在先王。旁而搜之。箴規在遺訓。何至好逸好樂。如庸君世主之爲哉。故君如好擊。則燕石爲鋒。齊岱爲鏑。晉魏周宋爲鑕。天地四時爲鍛鍊。莊子之劍可用也。君如好射。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楚人之弋可法也。君如好獵。則以天下爲籠。以九官十二牧爲鳳凰。以四友十亂爲麒麟。虞周之獵可師也。君如好神仙。則以君臣協心爲黃白。以太平

興治爲吐納。陳搏所言之修鍊。可行也。爲彼  
縱逸。以取亡敗。竟何益哉。昏蔽之主。驕肆之  
君。固其宜耳。予獨怪齊武帝之逸遊。每出每  
悔。常言憾之。而未能頓遣也。

戒荒篇尾

人重篇

名不徒樹功不自成。國不虛立。必須于賢者。乃克有濟。甚哉人才之重也。楚以一人覆。亦以一人復。齊以一人播。亦以一人還。百里奚去虞而虞亡。入秦而秦霸。向摯去商而商滅。仕周而周興。賢者所至。未有不畱庇國家者。是以人主用之。故觀丁父。郟俘也。楚武用之。而克周蓼。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用之。而縣申息。魯用臣虎。而夫差夜遷。趙用虞卿。而六國重。趙魯有孔子。而兵萊夷止。野樂歸。汶陽田。

秦取奚于宛。迎蹇于宋。求豹于晉。而霸西戎。鄭國當縮手。而得燭之武。竟保其存。靜郭破。衆見而容貌辨。卒得其力。符堅去程卓。而相王猛。秦人有喜色之告。仁宗出夏竦。而用仲淹。石介上聖德之詩。少康爲人牧正。爲人庖長。然得女艾。虞思。而夏鼎復。昭烈客劉表。投袁紹。然得伏龍鳳雛。而赤火炎。信陵以侯嬴。救敗。趙璧以相如得歸。韓魏有段規。趙蔭。而國威振。吳有張昭徐盛。而邢貞畏。金有幹離。粘沒。而宋爲之殘。元有四傑。而金爲之破。甚。

哉用賢之不可已也。苟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志，動無繩尺，薦作亡徵，豈惟滅其高名，將宗祧之不血食焉？故劉璋不用法正，而益州以亡；秦穆殲三良，而霸業不復；樂毅代而七十城還齊；信陵死而二十城去魏；齊潛斫狐援之哭，而朝爲草國爲墟；戎王疏由余之賢，而女樂入，重噐出，魏不用公叔之言，而受衛鞅之禍；秦不用權翼之言，而有淝水之敗；項羽有范增鍾離意，而不能行其志；吳王濞有田祿霸桓將軍，而不能行其謀。凡皆自速其



亡者也。昔齊宣有桓公之四好，而無其好士。  
王斗不許其霸樂，克無從政之三才，而獨能  
好善。孟子特許其優也。厥有以哉。

人重篇尾

興作篇

古今興作之戒如書作南門書新延廡春秋  
之譏也峻宇雕牆未或不亡五子之歌也彼  
昏不知瓊臺瑤室蘊古之箴也人疲財盡不  
知其美伍舉之諫也自古明主未有侈宮室  
者其建廣不過容席大不過置豆其所不奪  
穡地其材不侵民間其工不廢農時其鳩不  
易官常未聞病民也三代而上堯用茅茨禹  
卑宮室殷高宗之堂僅高三尺周明堂之制  
止列九筵惜中人之產者罷詔露臺拓禦兒

之疆者棲身陋室蕭何未央之治高祖斥其  
過度楊素仁壽之營隋文惡其結怨甚至寓  
監寺于天街兩廊就試院于武成王廟孰非  
崇儉意哉夫何後世祭天倚雲鏤金列繡費  
有限于難成絕無幸于必死此正所謂衆以  
爲金壁輝煌臣以爲塗膏爨血民何不幸也  
桀作象廊璇室紂作鹿臺囓宮晉建虎祁而  
怨讙動于民言楚成章華而烟戒陳于芋尹  
秦作阿房下跨渭水上絕雲霄而天下稱築  
怨隋作離宮四十龍舟數萬而民間多輜車

漢武帝之起栢梁臺承露盤也。高入雲間。香傳十里。而漢崇衰。陳後主之爲臨春閣。結綺臺也。沈檀作具。數里香聞。而陳祚促。唐侈昭陽。華清宮。列環山。而唐幾亂。宋作苑囿。村居禽聲四徹。而宋以遷。皇國父構臺。而國人謗。秦康築臺。而荆人侵。良可鑒也。至于阿利之築垣。雉堞以錐。試而築人。赫連之造械。甲兵以相試。而行斬。噫。此豈復有人心哉。是以魯爲長府。而閔損止。晉興土木。而史趙吊。楚主大爲興作。而翟使愧。以狄君之茅茨。孝武專

營室而袁顛諷以高祖之儉素。范淵修堤煩功而蘇軾責文仲居蔡過制。而孔子譏子高觀築新城而嘆殺侈之多。楊賜見作靈昆而罷漢靈之詔。良慮及國家不淺也。大抵居民上者爲澤中之哲多。爲邑中之黔少。陳珠星壁月之異者多。進顧名思義之說者少。借口文王之囿者多。鋪張句踐之室者少。安得有罷營繕之唐宗起耶。昔紂之時。治者始荼田器。旣而興作。改荼工器。旣而世亂。改荼兵器。噫。興作起兵。可畏哉。

興作篇尾

敬臣篇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千人舉瓠。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若一人驅而走也。故事務專任。然後成功。繫騏驥之足者。不能及駑馬。縛孟賁之手者。不能勝女子。故明主之待臣。折節以求之。必專心以任之。專心以任之。必歛容以禮之。使天下知爲國家之倚柱。天子之重臣。何也。天下事。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緩賢忘國。而能以國存。非所聞也。不能重一

人而能存千百人。說未之有也。記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馬之在野。牧豎諛之而無罪。及入君之閑。則貴人不敢蹴其芻。而視其齒。非重馬也。重所御也。夫君之路馬且重。而况君之臣乎。故文王不使其臣結襪。晉文不令其臣係履。武帝不免冠。而見黥。漢高呼子房而不名。漢宣尊霍光。而書氏。唐太宗重裴寂。而稱爲裴監。宋劉后尊曹利用。而呼爲侍中。唐宗優子儀。一月再覲。哲宗厚彥博。六日一朝。真宗詔王旦。五日一至中書。英宗令張昇。五

日一至樞密。孝宗呼張浚以魏公稱。次膺以  
官爵。陛不可納。而真宗納之。以便呂端鬚不  
可剪。而唐宗剪之。以賜李世勣。仁宗剪之。以  
賜呂夷簡。豈過爲此奇節乎。天下不可以一  
耳目視聽。一手足經營。人主之所求無幾。而  
天下之所託者重也。文王非亡貴戚也。非亡  
子弟也。倜然乃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以爲  
親耶。則萬姓也。以爲故耶。則未嘗識也。以爲  
好麗耶。則夫人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  
而舉之。用之。尊之。信之者。欲立貴道。白貴名。



以兼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黃帝聽合閭堯問  
衢室舜訪摠章。非敬臣也。敬其所以臣之者  
也。

敬臣篇尾

后鑒篇

周南麟趾之化。機由關雎而達。家人九五之吉。恒藉六二而成。故有天下者。宮闈之政。不可不修也。蓋旃幃之中。聽睹之所共集。而粉黛之地。情欲之所易私。自非賢明之后。鮮有布儀範而流徽音者。夫何後世之君。不講刑于。徒宣淫德。借以牝鷄之權。釀成爨龍之禍。自古及今。彰穢史冊。不知凡幾。其受禍最烈者。裂繒笑而商亡。婦塗起而周滅。禍水進而炎光微。南風烈而黃沙起。唐莊焚于樂器。隋

文誤于獨孤。良可嘆也。嗚呼。趙姬有嫪毐之辱。呂雉有辟陽之亂。二張御而鸚鵡喧淫。祿山暴而玉環墮乳。哀姜致齊桓之僂。楊后興投几之書。所謂婦道之貞修。安在也。李后以將種婦制其君。張后挾飛龍兒劫其舅。白手進浣。而明日已燔。曲沃歸胙。而申生已肉。吕后有戚姬之彘。賈氏有太后之誅。所謂婦道之柔順。安在也。太白見而朝。有二聖。仁宗觀而天。有二日。鄭袖以外資予敵。韋后以斜敕除官。竇后奪梁子以圖稱制。劉修儀攘李子。

以擅尊寵。鄧氏貪立幼，以久專權，所謂婦人  
言內之禮安在也。凡此皆不端其化，不杜其  
漸，以至于此。是以武王懸紂嬖于白旗，宋祖  
斬母后之與政，慎竝席而袁盎却坐，曹退政  
而韓琦撤簾，劉美妃而李沆焚綸，李氏后而  
楊億辭詔，劉氏立廟而宗道爭，楊后監國而  
蔡克沮，王曾不從，謂以去挾字。鄒浩不許，劉  
以代孟氏，君子防微，類如是哉。噫，襄夫人雖  
淫，不能動子鮑之不可。宋公王雖婪，不能以  
彥回爲亂階，使人君而若二子之正，雖厭弧

文市榷酤

三卷

十七

百九十五

箕服之妖可坐而消矣。

后鑒篇尾

臣道篇

臣之道亦難矣。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竅，則左右不可忤也。鸞膠晉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傳合，疏罅則萬民不可不附也。狐裘雖蔽，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則舉賢不可參以小人也。大車不較，不當任。琴瑟不較，不成音。則修法不可得志于奸吏也。故持重之臣，格于左右，親于萬民，拔乎君子，制乎其吏。考之于古，若孟珙、忠貫、金石、洪皓、忠貫、日月、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周必大以善事其

主胡銓抗和兩朝任死而後已之仁陳瓘劾  
京一疏得蹇蹇匪躬之道趙鼎持九死丹心  
之烈自矢氣作山河范純仁遺清心寡欲之  
章得碑世濟忠直武子不遺其君與友鄒浩  
不愧其學與名若諸賢者皆古所稱不世出  
者也他如以社稷臣稱則調和兩宮之王曾  
不爲利誘死脅之蕭瑀以長城稱則見與于  
唐宗之李勣見倚于宋孝之張浚以樹累勛  
則文彥博爲四朝之大臣畢士安爲三朝之  
賢相裴度係三十年之重輕以持危難則周

召共和而周安率願同心而晉治綱鼎並相  
而宋寧以動主知則玄宗用人而問如九齡  
真宗決事而必詢王旦欽宗見許翰而問識  
安國以震外夷則司馬相而遼人戒邊李綱  
在朝而金人問安楊時見詢于高麗朱熹見  
問于女真以啓上下之敬則張栻以綜畫服  
于諸將鮮于侁以吏治重于溫公趙普以平  
反知于宋祖以係人主之思則光武憂國而  
懷祭遵宋帝困胡而思道濟先主敗于吳而  
念孝直太宗北于遼而思魏徵以追古哲之



芳。則諸葛漢之伊尹。崔與之異代之九齡。允  
文采石之裴度。宗澤恢復之孔明。蘆希范全  
材之孟子。若此者。功業塞乎天地。勛名著乎  
竹帛。顧不英英偉人歟。

臣道篇尾

內則篇

記曰君之于后。猶天之于地。陰之于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地不合。陰陽不得。萬物不生。故聖帝明王。冕迎以厚之。宮政以畀之。誠以天下之內治。婦順不可一日不章也。自古母后若虞。都之相高辛。嫫母之輔軒轅。英皇之佐有虞。后道極矣。三代之興。夏以塗山。商以有嬖。周以太姒。邑姜贊武。以成內治。宣后脫珥。以贊中興。齊妃作詩。以警會盈。此皆后中之卓卓者也。嗣是而后。章憲之練裙。成肅之澣。

服得后宮衣布之餘風。文明之事績。明睿之躬紅。得夫人手繅之遺意。懿安謝稱制之命。文德避牝鷄之名。非言不出。柵之義乎。季隗矢就木之待。齊姜殺漏語之妾。非愛不姑息之道乎。以正荒佚。則遼妃作諷。畋之詩。鄧曼借比辭之警。皆望明哲之意也。以撫后嗣。則明德育章之勞。懌慈聖鞠英之盡恩。皆存社稷之忠也。能爭國。則無菴陳四殆之箴。成風請湏句之封。惠妃止高麗之伐。能濟變。故則馮好當佚。圉之熊。曹后撲焚簾之賊。息媯消

子元之蠱。若虞姬之佞破胡。晉后之邪鍾會。樊姬之不肖虞丘。所謂知人則哲者耶。若平后之佯狂却養。鄭妃之握璽拒虎。周后之誓死抗堅。所謂殺身成仁者耶。寵幸難分也。而順烈之辭御。班姬之進平。曹后之畜溫成。謝后之容買氏。則嫉妬頓消矣。戚畹難絕也。而曹后之禁外家。高后之罪遵裕。德妃之却嫡命。和熹之止母來。則根蔓盡除矣。其他存信睦者。則楊姬止晉使之殺。穆姬致履薪之請。通文學者。則著女則之長孫。知尊房魏。知書

史之楊后。見忌侂胄。垂警惕者。則杜后泣爲君之難。馬后止楚獄之慘。夫孰非振宮範而播芳聲者哉。

內則篇尾

禮下篇

賈子曰。君如堂。臣如陛。民如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固然也。昔堯見善卷。北面而問。子產見胡丘。與其徒齒。聖賢且然。况世主而可慢視其臣哉。故古大臣坐不廉。廢者。不曰貪。而曰簞簞不飾。坐淫亂者。不曰污。曰帷薄不修。坐不勝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未嘗斥然呼之也。夫何近世。求士如不得。一爲之臣。則畜以廝僕。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

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何求之大重。而用之大輕哉。宣宗臨朝。威肅令孤。絢每奏事。汗必沾衣。宋祖御下。英明范質。廢坐論。至用奏御。哲宗用大臣。由中出。范純仁以爲非。用相之道。江馬請司隸。督三公。陳元以爲非。待相之體。藝祖岸跣見下。竇儀以爲非。莊泣之容。御臣若此。古道幾不失哉。此顏觸之對齊宣。獨稱士貴。而酈生之謁沛公。首譏倨見也。嗚呼。君固有分。士亦有志。君固傲霸王。士亦傲爵祿。自古及今。士未有可以慢致者。是

故鳥駭則舉而孔思去魯。知已猶屈而越石父請絕。桓王不加禮貌于下。而黑肩覘鄭國之情。漢高箕足以見趙王。而貫高起栢人之禍。季氏謀侏儒以禮士。而諸客有不軌之前。此皆以驕泰失之者。噫。曾不思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汰之爲人主患。豈朝夕之故哉。是以明主見賢如其不克。取士惟恐不附。慮臣鄰之離心。而天下從此解體也。雖然。士固有天下愛之。而人主不愛。亦有人



主愛之。而天下不愛者。用天下人愛則天下安。用人主愛。則天下危。故隆禮極于九錫。漢以釀新室之爭。異數極于三公。宋以速右相之亂。古云。即龔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以是爲禮下。吾不知其究竟矣。

禮下篇尾

正直篇

人心之義氣。謂不由于上乎。怒繩一式。而三軍奮。謂必由于上乎。舉朝定畫。而一人抗。大抵。凡民之義。興待文王。豪傑之貞。植自天地。古今正直之士。當言獻直。當事靖共。當太平而不阿。當事故而不變。當爲公而忘家。當出使而重國。未可更僕數也。若李綱之論不避禍。俊卿之言無顧忌。杜範之抗見憚。同位。汪應辰之方側目貴人。包拯之咲難比河清。朱熹之言直忌侂冑。陳瓘之敢言。有溫浩之遺

風常安民之攻奸。爲任重之君子。此皆正直  
之吐露也。若卽中建之謹書奏。太僕慶之慎  
應對。霍光之行度。不失尺寸。謝恩之宰郾。守  
不假噐。梁克家處人以和。而戚倖不假。呂端  
小事糊塗。而大事必嚴。葉顥平易近人。而大  
節毅不可撓。汲黯任職無奇。而輔少勇。不奪  
此皆正直之恪共也。至于杜衍之還內降。韓  
休之瘠君容。孟處厚不以外戚阿黨。尹焞不  
以和議拜官。劉筠不以丁謂更詔。范純仁不  
以安石之制誥。不止新法之議。曾開不以秦

檜之執政，輕草事，金之書常安民，不居蔡惇之官，任伯雨不聽曾布之誘，此皆秉正直而不阿者也。至若祖逖之聞鷄起舞，劉段之歃血同盟，劉崇、翟義之鼓動豪傑，索琳、賈疋之忠震長安，丘宗山之願死爲猛將報國，趙方之誓不弛一日紀綱，張良報韓于博浪之椎，胡安發痛于中原之論，王友直魏勝以布衣恢復，仰愧紹興，陶侃溫嶠以戎服登舟，卒鬪蘇峻，此皆持正直而不變者也。他若鄭公之不畱家，顧睢陽之不視家書，武穆以金未滅

不營第。去病以匈奴未滅不治家。祭遵許國而嗣所不乞。陽城愛民而室所不求。陸抗西鎮是顧而不憂其死。張浚冒雪買舟而不惜其身。非正直之忘身家乎。若道輔以一語塞契丹。富弼以二字爭中國。辛仲甫稱諸夏以治遼。趙咨張具國以懼魏。張悌不從晉以負吳。克黃之使齊。不以國家之亂。不答君之旨。解揚之使宋。不以楚子之繫。賈君之命。華杞之襲莒。不以莒子之賂。辱君之師。路中大夫之使漢。不以三國之劫。不報君之命。非正直

之重國社乎。雖然，正直人所共具，非取人以益之者也。惟人皆失之，故賢者得自見耳。噫！使正直獨以諸君子見，亦可慨夫。

正直篇尾

懿矩篇

今之士。談言者。務爲華辨。而不周于用。行身者。競于名高。而不合于功。回互澆忍。以寄爵祿。以誤國家。夫科第以致身。而持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爲利。是盜資也。是以有道之士。得君行道。則期爲忠良。以無負于君親。以無譏于後世。忠無不盡。謀無不告。其所不爲。生不足以使。而矧其利祿。其所許國家。死不足以禁。而矧其威辟。是故陳所學。有武侯之二表。姚元之之十事。司馬之六

政。朱熹之四字。若上時政。有呂誨喻疾之政。  
柳公權筆諫之語。富弼慎好惡之請。李沆除  
喜事之奏。顏俗所當回。則爲裴頠之崇。有以  
修職。恭爲陶侃之勤勞。以柱中流。宗社所當  
重。則爲伊尹之放太甲。爲霍光之廢昌邑。爲  
檀道濟之廢營陽。私仇所當忘。則爲上卿。負  
荆。以謝將軍。爲丞相。購金以驩太尉。爲公瑾  
之折節程普。爲寇恂之降志賈復。岳武穆之  
屈事張浚。權宜所當通。則爲紀信之乘輅。爲  
逢丑父之易車。爲子西之假輿服。以保胥洩。



爲趙時賞之畢力以翼天祥忠誠所當激。與  
爲申子培之奪兕代死。爲弘演之剖腹實肝。  
爲介推之割股濟君。爲文摯之鼎烹激主。其  
福利在國家。若余玠之城魚山。若烏重亂之  
置淮海。若子產之維國基。心術如是。事業如  
是。致身之義尚何闕哉。故曰。士君子特患身  
不修。不患遇不合。有柳下惠之道。則天下亦  
父母之邦。去慶封之心。則晉國亦避難之地。  
不求諸身。而隨世浮沉。不知爲臣者也。

懿矩篇尾

亂本篇

後世抗君倨士。不知遠見。而徃徃以驕召亂。識者惜之。故晉惠志愴於受王。史過卜其不長。齊桓色動於葵丘。霸業占其不竟。屈瑕舉趾高。而伯比必其喪師。程鄭以降階問人。而然明知爲亡。釁荀理以語陵人。而陳恒懼。陽處父賦性剛復。而甯嬴危。戰勝不戒。而驕倨。項氏必亡。亡下陽不懼。而有功。虢君不稔。此無他。皆驕之爲人禍也。卻至之戮。本于鄢陵之戰。齊莊之弑。貽于崔子之冠。霍族萌于驂。

乘智伯分于車上。如鄆之患。起于鞭師曹。宋師之敗。起于爭羊膾。當其玩忽之時。以爲是且無害。而不知顯憂大禍。就中伏之。故會稽之遊。勒石自頌。而不知已動取代之雄。咸陽之觀。崇高爲通。而不知已興大丈夫之嘆。故大凡可欲者。罪招也。故豐狐以皮爲罪。虞虢以地爲罪。徐偃王以名號爲罪。可惡者。皆禍胚也。故蜂蠆之死。以中人受。乍之僂。以霍人。奸卓之然。臍以殘人。避禍者。其招其胎。不可不知也。知者明見而遠禍。愚者不知而陷之。

知者明見。故因敗而爲功。如齊紫敗素而賈十倍。愚者不知。故以敗濟敗。如饑者食烏啄而克腹之患。甚於饑死。夫愚者之人。豈樂危而井之哉。如燕之巢於幕上。魚之遊於釜中。茫然不知也。即小有所知。譬之鼠雀之所求。特瓦之間隙。屋之翳蔚。而使之爲潛龍冥鴻之慮。則彼知有所不逮也。安得不及於禍哉。他如夏禹之渡江。黃龍負舟。而色不變。晏子之臨難。直兵在胃。勾兵在頸。而誓不回。荆欽飛之登舟。兩蛟繞船。攘臂拔劍。而神不怯。蓋

中有所主。志氣不搖。非愚者之不知禍。蓋進  
於生死之辨矣。

亂本篇尾

實學篇

後世之言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琢。孰爲圭璋。遂謂聖人。弊斲爲仁。踈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以空言亂天下。遂使天下相與習虛談。而後實學也。今之人。挾高奇之說。抱無用之言。自以爲可貴。而不知周君之畫筴。不異於素髹。齊客之馮鬼。不難於畫獸。故言有微難。非務也。若惠墨。皆畫筴也。論有深閔。非用也。若齊諧。皆鬼魅也。吾嘗譬之。村家貨希珍。重累而適通都。啟之則實爲聖。

帛都邑小子獲異禽。率飭而寶藏。山叟跪而請見。則實爲翡翠。學者之聖帛翡翠。天下豈少哉。夫伐大木。不持寸斧。舟萬斛。不操百金。小無補於大用也。飾金玉者。非戟刃。多雕鏤者。非馳車。虛無補於實用也。磐石千頃。非富也。象人百萬。非強也。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皆虛具也。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出涉風波而慄。蓋閉戶之談。虛談也。建室者。務大而不務實。大不盈丈而頽。築垣者。務高而不務實。高不及仞而傾。宋王之築武宮也。美

癸倡惡射稽。然癸三板。而射稽已八板矣。爲學者實功不繼。言語爲華。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鎮人心。非成之道也。人將循其華而求之。則所售皆虛。所謂秦伯之嫁女。售其媵。楚人之粥珠。賣其櫝也。人將循實而求之。則先資不信。所謂齊廷之濫竽。聽其吹。則遁。燕國之猴棘。觀其削。則逃也。故曰。有呂王則退之節。而後陸賈之文重。有將相交。驩之策。而後陸賈之學實。古人若周勃。張相如。兩人論事。皆不出口。萬石君父子治家。不言而躬行。非



務實之意與

實學篇尾

空言篇

夫醴泉甘露不足以止渴。龍蹠豹胎不足以療饑。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百尺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瓠之固。言之華。固非道之實也。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雨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言之麗。固非道之真也。王弼何晏。顯棄典文。騰以浮說。以迴世之視聽。范甯以爲罪深桀紂。殷浩才名冠世。而學無實際。庾翼以爲宜束高閣。蓋以其空名不實。即使人主任之。而責

其功若執遺契而求富也。故虞慶之善辨。不  
可以任屋。范且之巧言。不可以張弓。宋人之  
白馬辨。不可以漫稷下。用言者。胡不辨之。昔  
有人得不死之道。燕王遣人傳之。道未及傳  
而人死。燕王不知道之無用。而恨學之之晚  
也。不亦愚乎。童子之戲。塗飯塵羹。然而歸釀  
者可戲。不可食也。故為人君者。欲禁空言之  
學。必立之的。以爲下規。夫矢妄發者。中秋毫  
然而不可復。無儀的也。立五寸之的。則逢象  
不能全。有儀的也。有的則五寸爲巧。無的則

秋毫亦拙。故人主不貴空言。則天下以爲的矣。中章胥已仕。中年之文學者。邑之半。平公侍羊舌肸。痛不壞坐。而仕託者。國之鑄。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藉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故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之民也。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拔甲。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此何利於二君。又何禮之哉。此中山親岩穴無用之士。李疵覘之以爲必亡也。雖然。無乎內而飾乎外。是設履爲筭也。禍物也。有乎內而不飾乎外。

是焚梓毀璞也。詬招也。文實相資。文亦未可盡去。獨慨夫今之求士者。彫琢未施。雖以卞和氏之絕珍。而不售。綾絲未飾。雖以卞之劍。而不粥也。遂使天下。竟尚空言也。

空言篇尾

養心篇

六樂合奏所以寫樂也。憂者臨之而悲，琴歌促彈所以寫憂也。歡者聞之而樂，內者主之也。拘囹圄者以日爲長，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修短有度，心之所感也。牛山之歌有感者，墮淚朝歌之邑，有忌者還車，歌非悲，邑非忌也。心之變也，心之所使，赭蒼互色，東西貿區，故此心澹然，則狐狸所家，蓬藿所崇，皆足以適意。此心之亂處，廊廟猶風雨之不避，乘華軒猶塗泥之沾足也。是以操存君子，養其

心定則事故不能驚嗜欲不能昏死生存亡不能易許衡所謂人心猶印印不差則千萬紙猶是也今之人不爲勢怵則爲利誘同有此心而每每喪之故今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則路人皆欲活之至國有弱主家有美婦謀之者惟恐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患噫操心如此欲無亂得乎夫舍心不事而以慾喪其心是猶千金之子棄其室廬而逸逐於羈旅之鄉者也夫慾之攻心也如賊而心之防慾也如戰誤賊爲己子則必遜心爲外鷺此

其爲害不可言也。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蚤  
蝨嗜膚則通夕失寐。外疾之害輕如鴻毛。人  
知避之內疾之害重如泰山。而人不知避。竊  
笑有心者之愚矣。雖然。養心之功莫如自然。  
故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谿。心無天遊。則六情攘奪。今夫人心之疑。以  
衆口而不解。惟無心者定之。鈞千金之產。雖  
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隣。二人之爭。必途  
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心之本體。天  
下之所信也。是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有心



而網無心也。復仇者不怨。鑊邪而怨其人。劔無情而人有心也。評人妍媸則見乎色。及其自照則內慚而不怨。鏡無心而說有心也。此可以得無心之妙。而通于自然之說矣。

養心篇尾

明蔽篇

內熱者之飲毒。非不害也。瘞疽者之用砭。非不痛也。如是而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菴莆去蚤蟲而來蚰蜒。礮石止齩痛而朽牙根。不可不辨也。虓虎在前。地有墮珠。雖貪如盜。跖手不敢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而目不敢視。利緩而害急也。利緩而害急。則人知之。利急而害緩。則人不知。夫棲一塵於睫。大如車輪。置車輪于百步之外。則其小

亦如一塵。非物大小變遠近蔽之也。宋人得燕石而珍。函不知王者也。秦客甘臙蛇以爲鯉。趙人惑世音爲伯牙。不知聲味者也。齊人躄其子而求鉏鍾。楚人寄躄閻而上夜舟。不知利害者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殮。性大不綴細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習大不習小也。知伯知庖人亡炙。而不知二國亡盟。子陽知園吏亡桃。而不知已之亡身。文少禽知越之所必霸。而不知已之將烹。郭璞知天下之所必合。而不知已之將禍。吳見艾陵之

勝而不知于隧之敗。冠軍知項之亡于驕而不知已之僂于抗。知有所明。心有所闇也。大抵深山大澤之寶。無意于寶者見之。操舟於河。舟勢水性。惟忘于水者見之。白刃捍手。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流矢無傷。十指可斷也。利害奪之也。彼其心爲患劫。智爲禍蔽。迷其中而不悟。而傍視者反知之。石勒聽漢書而立六國之得失。一聞輒決。先主以連營七百里伐吳。而曹丕立知其敗。豈石勒過高祖。而先主不如曹丕哉。

此在利害之內。而彼在利害之外也。故風濤浩蕩。舟上人不知懼。而舟外人懼之。酣醉怒罵。席上人不知懼。而席外人懼之。彼當事者固不知也。故抱甕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必在利害之外也。

明蔽篇尾

耀德篇

堯攻胥敖以順遠方。舜却有苗以易其俗。禹  
伐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皆用兵也。  
周包建橐以昌而秦鑄兵人以亡。宋釋兵重  
以弱。太康韜兵革以亂。兵其可去哉。顧聖人  
所用者兵。其所以用者德。不以人之壞自成  
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彼實虐其民。天下家  
自爲鬪。人自爲怒。我不得不因而應之。故令  
言若循環。用兵如刺蜚。當之者國爲虛厲。身  
爲刑戮。而天下不以貶其令名。征不義也。夫

豐隆太一。攝提攬槍。非數在西也。然魏東面而勝。天缺孤逆。熒惑奎台。非數在東也。然衛西向而亡。武王行以兵忌。東迎太歲。至紀而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然而卒定天下。由此觀之。天時其可據乎。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羊腸在其北。伊闕在其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彗政不德。武王殺之。楚人鮫革。兕犀爲甲。慘如飄風。然而兵殆于

垂沙。莊躡分爲四。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鄧林以爲限。秦兵至而舉。鄢郢若振槁。豈無堅利險阻哉。在德不在險也。昔宋康王黜仁義。尚擊刺。然道有使人不敢擊。不敢刺者。未常不欲見也。有使人不忍擊。不忍刺者。未常不欲得也。夫不忍擊。不忍刺。則所謂仁義也。後世之君。惟不知仁義。則陽樊蒼葛抗其令。方城漢水逞其雄。夙沙之民攻其君。而歸神農。密湏之民縛其君。而從文王。大沙之民逐其主。而親鄣如夏。故聖人能用兵。非用其已。



文市推酌

酌

卷

三十九

七

之民也。德在則民集也。子犯論師以直爲壯，曲爲老。馬謖談兵以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故寇恂爲前驅，而潁川盜服。耿純著威信，而東郡盜降。孔明出信義，而司馬畏如虎。孟獲不復南，豈別有長技哉？我德則重，濟牛僨豚，鮮不克也。

擢德篇尾

黷武篇

先王耀德不觀兵。兵非聖人之得已也。今之人君不知以德爭。徒知以力角。磨劔鍛甲。興兵相疲。晉人之侵宋。借名于遺老。越王之伐吳。借名于如皇。齊桓之滅蔡。借名于問楚。趙襄以弟姊彙代。有磨笄之號。楚王以取息有蔡。成伴喜之謀。噫。耀德者固如是耶。昔衛人有送妻歸者。道見桑婦而說。然顧其妻已有招之者矣。夫不道而伐人。人亦以不道而伐之。理固然也。故曰。以道治者不以兵。兵旅之

所處荆棘生焉。是故晉師伐衛。公子鋤大咲。殷浩舉武彘之力止。秦穆不聽蹇叔。而三師遠比。神宗不聽安禮。而舉夏無功。臧宮伐匈奴之請。光武以爲荒道。犀首伐田之勸。子莖以爲亂人。印度之師。角觴止殺。高麗之捷。馮婦見譏。長平坑而白起不武。要降殺而李廣不侯。顓犬射叔武。而衛侯刑。王彥昇殺韓通。而宋祖斥。匪姬煦之爲德。株守之爲靜也。兵以義爲鋒。不義則雖利不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後將有不可措手足也。是以曹彬下江。

南殺戮希有。孫策渡江，菜茹無犯。知莊子挾  
矢止中，穀棄木華，密爲將，訓人綏輯。此張方  
平議罷兵，而夷簡以爲社稷之福。楚許鄭平，  
趙武子以爲德刑兩成也。今之人君，內挾搆  
怨之志，外輔以善戰之臣，矯箭控弦，昇尸刃  
血，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民不歸。吾嘗  
譬之，討罪而貪其國，蹊田而奪之牛者也。伐  
此而及彼，室于怒而市于色也。居大而園小，  
有文軒而竊敝輦也。敝有用而求無用，棄腴  
地而求石田也。備其國以資強鄰，所謂虛貌

相罷以假田父之功。鷸蚌相持以資魚人之利也。故惟有國家遠慮者慎于用兵。期無召釁。武王伐殷三見告而後治賦。晉文定霸三示教而後即戎。宋君伐曹子魚欲五年而後用武。文無畏之死。宋公寧肉袒以謝荆。張魁之難。凡繇寧按燕而不動。嫚書之酌。季布指樊噲爲諛主。突厥之救。宋景官報靈荃于逾年。所以恩信未著。宋祖不加兵于北漢而開邊生事。陳湯傳介子所以不受賞也。

躡武篇尾

論兵篇

兵亦難言矣。軒轅制五陳，以生克爲勝負。太公制六韜，極變化于陰陽。鈔入三奇法，陳八陣。自天地以至鳥翔者，風后也。而由方員以及鴈行，則孫子之兵，自曲直以至車箱者，吳起也。而由洞雷以及折衝，則孔明之法。至于天行地軸之分布，左右相生，七八六九之經緯，前後不一。此皆古之兵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亦何嘗拘哉。故曰：兵之義正，兵之法奇，一無得，則不勝。全得之，則全勝。得一而

不得一。則半負半勝。是故古之善兵者。不得已而起。必萬全而後動。故天子不得馳營。倖臣不得後令。則軍法不可不嚴也。有軼蛙之主。則姑蘇可城。有沈舟之率。則王離可縛。故士氣不可不作也。有項伯。而亞父之缺。虛有靳尚。而張儀之計。遂則外資不可少也。草具進。而亞父踈。捐金餽。而龍離死。則友間不可無也。畏劫一語。而樂毅歸。忌括一言。而廉頗易。則誘言不可廢也。韓魏合。而知氏滅。韓趙不合。而大梁存。則異議不可持也。樹黨以益。

勢則九江之遺可用。削翼以孤敵。則絕齊之計可行。三軍憤怒。我之資也。故樂毅幸齊之累子弟。田單幸燕之相墳墓。敵國懈怠。我之藉也。故句踐有臣妾之奉。即墨有遺金之賂。進而求之。有不兵之兵。無戰之戰。則陸賈以一言警尉佗。相如以一檄喻巴犍。班定遠以一舌定西戎。宗角一論而沒卑服。裴度一書而承宗順。韓信下齊之功。不捷于酈生之一說。武臣范陽之擊。不速于蒯通之一言。張陳勤王之兵。不功于養卒之一啖。漢之五萬人。



不多于隨何之一使。田單聊城之圍。不速于仲連之一書。此亦用兵之資。不可不知也。雖然。兵之所用。無物非資。其本實關于將。故將之才望。不可以不重。將重。則敵莫敢輕也。是以古之將兵者。必威信服人。而後能功名著國。故楚有觀射。擣辭。而鮑葵不敢乘。秦有孟明。焚舟。而晉師不敢出。李廣解鞍。不走。而匈奴退。陳成子衣製杖戈。而知伯還。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服。宗澤單騎。諭賊。而王善降。此皆深于兵者也。

論兵篇尾

用奇篇

兵有正有奇。正者游于法律之中。奇者出于揣摩之外。是故左山右水。兵家之常也。韓信背水以破趙。審勢審敵。兵家之要也。子儀先胄而先登。歸師弗遏。曹操所以敗張綉也。皇甫嵩犯之而黃巾服。窮寇弗追。克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宗犯之而仁果降。以盈待竭。曹劌用之于長勺者也。而于隨之戰。伯比則以羸誘壯。攻其所救。狐偃行之于曹衛者也。而二國之復。先軫則以攜其所交。兵貴神速也。然

吳楚之勝亞父以堅壁而淝水之功安石以靜定兵向安緩也。然北軍之襲杜預以飛渡而闕與之破馬服君以先登勢異于多寡也。李信以二萬失之楚而繼倫以千人出其奇機分于強弱也。周瑜以弱得于赤壁而先主以強失之白帝虛而示之以實則虞詡增灶道濟量沙有而示之以無則馬陵滅夔白登見弱將用而先困之則勾踐以伐齊敝吳高頻以虛聲滅陳子胥以彼出我歸罷楚將取而先予之則晉獻遺虞以璧馬知伯遺仇由

以廣車，秦穆遺戎人以女樂，樹敵之疑，則韓信渡罌而定魏，李請流艦以服蕭，亂敵之志，則馮異以赤眉服盆子，淮陰以赤幟降趙兵，以愚敵人，則有烏教神師之術，有魚書狐呼之神，以鎮衆心，有獲血充股之言，有傷胃捫足之託，萬弩齊發，孫子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火，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曳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家突，尹子之奇，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王濬以炬筏，宗政以鐵藜，齊賢以燃芻，呂蒙以飾賈，李光弼以引馬，江道以藝鷄，大抵古

人用兵不同要在因時變化以就其業其出  
也不可測其成也不可測故曰運曾中之甲  
冑乃可以談兵泥紙上之孫吳不足以言戰  
何可以拘泥用之哉

用奇篇尾

將術篇

古之爲將者。淝水一戰。風鶴皆兵。毗髮一怒。項王亦怖。耿弇之取臨菑。半日底績。令公之征僕固。聞來倒戈。吳漢之攻蜀。隨戰皆克。杜預之平吳。望風上印。尹繼倫有黑面之稱。武穆有蜚來之號。曹操觀吳軍。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朱溫失朱寨。而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夫使將兵者。盡若人。國其重哉。顧其本在附士志。作士氣。二者將兵之本也。志不附。則我不得與衆爲一。恤士一策。所以附士之心也。

醇醪一注。帳下醉心。溫語一纒。軍中挾纜。况  
恩及之乎。吳之民閩。呂以同甘苦用之。則強。  
夫差以拂心用之。則弱。係所感也。是故唐宗  
爲思摩吮血。吳起爲士卒舐傷。匹夫可用。則  
韓信置之築壇。私怨可平。則李靖召之募府。  
不然。恩不相洽。即左右吳越。敵其不在蕭牆。  
哉。士氣不作。則衆不得與我爲徒。倡義一策。  
所以振其氣也。夫獵者逐禽。無刑罰之威。車  
馳人趨。各盡其力。其利同也。同舟而濟。卒遇  
風波。雖百家之子。相救如左右手。其憂同也。

聖人之號衆。能使人相進如獠。相救如濟。故  
義之所激。則婦人之崩。曠可以操戈。而救趙  
簡。孤軍之李晟。可以振銳。而當兩寇。城下之  
盟。小國可以拒敵。樓車之載。匹夫可以誓死。  
黃裳可以主劉闢之征。克用可以問黃巢之  
罪。睢陽論忠義。而士卒憤怒。巨源討吳晞。而  
軍民歡舞。劉秀起兵。而人以爲漢官。威儀復  
見。今日桓溫攻壩上。而人以爲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十年教聚。而越力強。一宴重九。而軍  
聲振。則作人忠義之心。其可緩乎。夫子曰。民



無信不立。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夫兵食充後。忠信爲先。險阻難憑。多助爲至。兵家之尚可知也。否則。即使孫吳運籌于中。頗牧推轂于外。而士氣不振。士志不附。安足制勝哉。

將術篇尾

兵資篇

戰兵之道。一曰守備。二曰料敵。三曰正法。四曰足儲。守備者。先事而備也。恃箠當猛虎。奮呼而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矣。晉平民不習兵。孫恩至而軍士潰風。梁興四十年無事。侯景入而公私皆震。若唐壞曠騎。停同魚而社稷失守。可鑒也。趙葵之議報復。曰俟根本既壯。陳德剛之議伐金。曰須人財不匱。故臧宣叔出修繕之令。邾人設升陘之備。西門以足食足兵爲先。闕于以居垣銅礮遺後。何

可以先事爲迂哉。料敵者知敵人之情勢也。韓魏變生肘足而車上不知。爾朱兆入叩宮門而宿衛乃覺。敵情其何得焉。故知敵之襲則三百乘方出于秦而十二牛已致于鄭。知敵之誘則躡足爲晉有策而授筴非秦無人。是以劉裕過峴曰。虜在掌上。馬援聚米爲谷曰。虜在目中。喜敵之可料也。薛公之料黥布果出其下策。婁敬之料冒頓果得志于白登。魏與秦攻韓而信陵知其難親。趙以地媾秦而虞卿決其不可厭。曹操攻劉頤袁而郭嘉

知其不即襲夫非知彼之神哉正法者正其  
統率也宇文太爲府兵兵農不二趙普立戍  
法士卒不驕故石穰直之令則莊賈必誅亂  
孫子之律則君姬必斬苟吳不受鼓人之叛  
以教二心細柳必按天子之轡以申軍法甚  
脫扃甚投衡楚必不逼晉于險谷則償禽則  
還羊祜必不亂紀于吳不然犯法無劍則殿  
直亂律行列無禮則狂狡倒戟胡沙之敗不  
誅街亭之敗不斬則軍士不用命矣足儲者  
軍國大計也屯餉無制則河北仰食桑椹江

淮取給蒲贏脫巾之呼其能免乎趙克國留  
屯以久士卒子儀自耕以倡將校蔣宛爲長  
史兵食常給蕭何守關中轉漕獨支寇洵守  
河內糧械不絕誠知積貯重計也夫何後世  
飛芻輓粟兵費幾何而琳宮梵宇土木則漏  
卮也灶食樵爨兵費幾何而霓裳羽衣宮闈  
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日給衣糧兵費又幾何  
而量珠輦玉倖寵戚畹則濫觴也安望軍需  
之足哉善用武者壯其備足其儲持其法運  
其智無用而不勝矣

兵資篇尾

任將篇

兵危器也，不得已而借以爲安，則其動不可不慎也。聖人之用兵，卻然而慮，瞿然而思，若有不欲爲而爲之者，柰何後世之人，肆志廣欲，興兵構怨，不增修于德，而勤兵于遠，賊民之主，覆天下之所不欲危，蚩蚩然若以戎事爲嘗者，何聖人用兵之難，而後人用兵之易也，是以善用武者，塞憤之端，杜釁之關，迫而後起，萬全而後動，以不得已之心，觀兵而尤以不得已之心，任將，合聽而求，獨察而斷，推

轂而昇無居中之制無出外之監然後收于  
席著之上而不蹈諸覆轍之中故吳王拔刀  
斫案而後成破曹之勲憲宗不以一敗易裴  
度而後奏淮蔡之績太祖解裘帽以賜全斌  
而西征有功真宗辭裘帽以同將士而北征  
制勝內主有張萃杜預而後成羊祜之師協  
議有高瓊畢士安而後行寇準之請不然帷  
中無獨運閫外無專權將雖良其能有成哉  
柰何後世之任將者制李郭于觀軍容典恭  
顯于禁旅柄攝中官則白居易之諫不聽內

惑高琪則御史臺之論不行。騎劫易而燕危。趙括代而趙敗。鎧仗靳而士雅無功。賞勞輕而令言興變。而又况不肖之臣。敗壞其中。國得無辱。而師得無喪乎。故房琯虛名而敗于車戰。殷浩無實而劫于北征。欽若誦經而閉戶。崇岳失畧而禱神。魏錡趙旃。忿不得于君。而挑戰以倖一敗。僕固懷恩。恐寵衰于賊平。而引蕃夷以爲將。嗚呼。且覆亡我國家。而安足制勝哉。故以匪人寄閫外。以羊將狼者也。將一人而復使一人制之。與蔡邕論其子者。



也。以僨軍代大將，棄驛驛而策蹇驢者也。以此用兵，即孫吳不能決勝矣。

任將篇尾

敗道篇

今之用兵者。不察時勢。不辨正奇。于以取敗。是以國嘗試也。先軫逞力決武。而有干邲之北。秦穆漫乘小駟。而有韓原之辱。楚封燭庸以忤敵。而闔呂稱兵。唐聽蕭俛以銷兵。而河朔失守。荆內棄其民。外絕其好。而申叔必其敗。晉主帥無令。偏裨無統。而伍叅卜其危。犯五不韙。以興師。息自成其亡兆。樓篡賊以討罪。子國見辱于慶封。宮闈不謹。則有竊符奪軍之妾。捧人不審。則有乘倖宣命之臣。種種

敗轍。皆殷鑒也。嗚呼。使宋用彭越阻隘之說。則必不敗于泓。秦聽蹇叔送師之哭。則必不墮其旅。唐采原十六衛之作。則藩鎮不興。曹彬用詔旨之言。則岐溝不敗。宋主聽沈慶之之計。必無石頭城之嘆。神宗聽孫固之止。必無舉夏之悔。何至自處其敗哉。蓋嘗合而論之。吳干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匱。薄之柱上。則斷而爲三。擊之石上。則碎而爲百。以寡敵堅。薄柱擊石之類也。劍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兩者而無鈞竿鐔。羨

湏之便。徒操刃以刺人。則未入而手斷。以輕犯敵。是不執鈞竿。蹕湏之便者也。幸一時之功。而議不旋踵。使帥臣徒遺之禽。計無拙此者。天下其誰不左執鞭彌。右屬纆韉。以與我周旋乎。故善用兵者。德無闕而復動。則人莫議其後。綏之以義。則四夷皆召之。宇下。毋有異志。由是人實有隙。我徐而待之。毋爲鄧甥之謀。楚侯。毋爲荆人之劫。重耳。毋爲鴻門之示。玉玦。大要在塗我之際。待人之釁。乃能制勝焉。蓋兩堯不能扣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

之機必其治亂相踣者也。木之朽也必蠹。墻之壞也必隙。然木雖蠹非疾風不折。墻雖隙非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爲亡徵之君風雨者提大將而平天下必無償戰之辱矣。

敗道篇尾